

空同集



空同集卷第五十

北郡李夢陽撰

序一十篇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既爲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
汴而以其詩鳴之琴者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
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爲也曩予有內之
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永焉於是援筆而布辭
踈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憤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
之君子謂予好恠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

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
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
測易曰游魂爲變是也乃其爲音也則發之情而生
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
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
起音罔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
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唯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
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中奏摘節其聲謔
謔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雉于朝鶴鳴在陰其
餘音則颯颯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
遺些也李于曰予爲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
索以悲切別柄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
知其此之猶楚也知其情若肅焉瑟焉若迴風墮葉寒
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
其聲唯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
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內人
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邪內人則
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
予何能聽汝琴

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号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号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

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龠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

三焉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覈驗識發
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真
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躋邇信遠繼懲繩
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
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
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固國也文以
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徹於道
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
文邃文而志則其志信同知龍曰馬之爲府也于時
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寇平以問汝載汝載曰
予益得夫山川焉問賦役平曰吾得戶口焉問人不
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吾得其美惡真問
教興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先其大者焉耳
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蘊揮聚根之學持例發
凡祖之史摛精揆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乎世是故
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兼公去取衷弘易勸易懲李
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邇矩
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二
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詩集 卷五十一
五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至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求而接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度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

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則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則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囂華是序有

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矍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啾啾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涼之篇與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

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耻獨故卷
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言士貴及時樹勳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
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借若是則南園
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
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曠野深林百卉旣靡乃
有縞焉之英媚枯綴踈橫斜嗽崎清淺之區則何遇
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聞之香動香
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
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
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下
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日怡聆之耳悅嗅之鼻安口
之爲吟手之爲詩詩不言月月爲之色詩不言梅梅
爲之馨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
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
於梅也黃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茲之遇也何
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
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

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逋之後有先生哉

導道錄序

錄何由而作也憂遵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有所爲皆非也故附往以標身者務名者也立名以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爭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子之於道也修之身已矣不敢名焉人或名之則辭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菲罔攸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導道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利吾奚利本非爲名吾又奚名故曰君子貴直真者無所爲而爲者也無所爲而爲故即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而爲知仁者見之而爲仁者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異也懼之凡此者恐伐真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今也不然殊譎以標戶惟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鼓衆惟恐不來來則利矣堅持以毀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吾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鼓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自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聞之先斯皆非真也有爲而爲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真而就之於是君

子重有憂焉於是作導道之錄錄其正以救偏錄純以救駁錄要以救岐錄是以救非錄本以救末凡以反真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人之好異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吾所謂即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錄導道者意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錄序

誨愚錄者殷子錄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不忘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別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錄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竒發者本諸身謙虛者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也文以發之嘽巖浩汗才之竒也非古不法志之篤也獲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方山子集者集歛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
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爲商挾束書美扁舟
孤琴短劔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
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溫錫楹炙腥肥
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
而實非商也鄭生旣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
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
然竒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
爲詩才敏興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
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
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卽兀坐沉思鍊句
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
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
十七歲病痰核不炊于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
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
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游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
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茲去詩
能精乎鄭生欲荅不荅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
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荅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
不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
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
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
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邪陰凝氣慘草木殞愛情
者不斂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
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灌木有喈喈之聲叢棘有交
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邪使之春者邪非春非鳥以
之者誰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
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
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求之而詩生焉故詩
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
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曰以鳥鳴春夫霜崖
子一命而跲廿年困窮固凝慘殞零之候也然吟而
宣宣而暢暢而求之何也所謂不春之春天籁自鳴
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空同集卷第五十一

序一十篇

熊士選詩序

北郡李夢陽撰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爲
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
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
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余旣
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
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子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

福之幾也蓋苦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
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 敬皇帝是時國家承
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芥片窮於深
谷馬牛徧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
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
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蓋
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鈎贖剖乃咸
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為御史日
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
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 今上既誅

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好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
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
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
虎躍未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
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及也士選前罹黨禍慘
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
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
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
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
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子安得而不悲故既

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徐迪功集序

徐迪功集六卷并談藝錄子容寄我豫章予即豫章刊焉印傳同好意表迪功文云初迪功亡京師也予在梁子容訃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手其文歔歔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邪麟鳳芝寶世所希遘見遘見之而遽夭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邪抑生不生而修或短非天所諳哉迪功以文賦起吳中十數年間驚翔而虎變彬彬乎出人士前矣然竟輒軻夭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

人李杜輒軻勅賀則天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代足寬解孰謂親遘見之如迪功者云客曰氣積久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爲鬼魅之說非邪客曰群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備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耽寂浮雲富貴慷慨俛仰迪功所造詣予莫之竟究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

懿闡幽剔奧紀記名實即有踐徑厥儷鮮已修短細
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

秦君餞送詩序

夫學者稱餞送率於詩尚矣然烝民首列乎崧高韓
奕亦曰奕奕梁山此何哉蓋詩者感物造端者也是
以古者登高能賦則命爲大夫而列國大夫之相遇
也以微言相感則稱詩以諭志故曰言不直遂比興
以彰假物諷諭詩之上也昔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也宣子請各賦以覘鄭志故聞野有蔓草則曰吾有
望矣聞賦羔裘則曰起不堪聞褰裳則曰敢勤它人

夫八景皆細物也羔裘微也褰裳末事也曷與於鄭志
奚感於宣子而有斯哉亦假物諷諭之道耳故古之
人之欲感人也舉之以似不直說也托之以物無遂
辭也然皆造始於詩故曰詩者感物造端者也無錫
秦君爲河南提學副使而餞者爲之賦嵩山有賦大
河蘇門梁園銅雀臺五老堂德星亭者夫嵩山者言
其高也大河者淵而長也蘇門者源泉有本也梁園
銅雀五老德星者俛仰之曠也而大景行故稱者物
也指者事也高長源泉者德業之經也景行者徵也
斯非所謂假物諷諭者哉且夫德以立政業以廣志

徵以推信是學校之要也秦君一舉餞而獲斯三要
然而造始于詩詩非感物造端者邪

正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
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
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
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
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
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
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

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
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耶今人有作
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
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
郭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孔子曰禮失
而求之野予觀江海山澤之民顧往往知詩不作秀
才語如正音是已正音歎處士余存修作處士商宋
梁間故其詩多爲宋梁人作予遊大梁不及見處士
見其子育處士有文行育嗜學文雅亦善詩傳曰是
父是子此之謂邪育以疾不遊反其鄉今數年矣以

書抵予曰育恒懼先人之作沒不見於世也幸子表之予於是作正音序處世行詳見志表予故不述第述作詩本旨焉

送楊希顏詩序

希顏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皇帝奉王藩也倏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今種種矣而夢魂常遊於故鄉予言是之明歲君乃言於

王曰臣鑄昧死請在太行之陽汾河之

傍荆榛翳如取之敢曰歸其端歸

是秣

馬首載西將

游於其鄉周諸王諸將軍暨群大夫士與

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冕者紳者紱者車者

馬者俎而醕者咸祖君至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

寡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鼎鼎者焉有歛

而逸放而并并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

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

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於

祖故詩於人有頌箴諷於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遇

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

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鸞之柔矣

者則諸箴者也叔孫相氣穆子茅鷗本諸諷者也莊
鳥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於
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
子於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
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
曰乃予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情何也
李子曰夫名莫大於長墓義莫隆於追親程莫要於
思本情莫先於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況兼之
乎況兼之乎

刻戴大理詩序

淳梁有戴大理者好吟而早逝德崇而宦卑乃其吟
簡復火之亡矣戴有子撫遺簡獲其吟八十四篇手
之泣曰嗟吾父崇德若是而官止是邪夫吟者萬物
之共情也奚損於天乃亦火之亡邪斯位與名共滅
之邪且弗刻茲遺後世孰謂父吟者李子曰孝哉戴
子孝子之於親是而無非愛而無憎修而無短斯非
無非也見其是不見其非非無憎也愛之而不知所
憎亦非無短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
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栢松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
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恒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愛生

於見其是見其是斯又何憎矣故親之名亞乎彼孝
子曰吾親德才周亞彼乃名亞彼親之位亞乎彼孝
子曰吾親德才周亞彼乃位亞彼故親之善即小周
聞也則求使聞也人談親過則仇之非彼仇也憎吾
親者吾仇也故親之言即小周聞也則求使聞也詩
也者固言之章也言之章無小大無多寡無巧拙必
求使之聞也斯孝子之心也於戴子見之故曰孝哉
戴子且物不能無聲也於是乎吟出焉聲生於竅竅
激而吟視形爲巨纖人之吟則視所集爲多寡巧拙
然均之情也情感於遭故其言人人殊因言以布章
因章以察用故先王之政不詩廢也故小大者其受
也多寡者擗也巧拙者思也李子曰予於詩昧故罔
克明於戴詩然其子之心則固孝矣則固孝矣戴子
今爲開封府同知刻父詩於大梁

完名榮壽編序

洪洞韓公以戶部尚書致仕之十六年是爲正德辛
巳會 今皇帝即位搜俊又撥遺佚繹勞伐起廢屈
元卿碩舊罔不祇禮於是使使齎璽書往問前尚書
文歲增其夫月加米焉是年公年八十一矣河內守
曰嗟吾父斯不謂完名乎 璽書及之矣抑非榮乎

非壽何謂於是公凡所受之制書及凡所贈公言
卒爲編曰完名榮壽之編君子覽之曰編有六懿四
躔是成何謂六懿政信德貞天利人同君禮臣忠政
信則孚德貞則久天利則壽同善則贊君禮則榮臣
忠則完名之所生必斯六者故曰成躔李子曰完者
參諸敗者也名者驗乎害者也榮者彰乎厄者也壽
者徵乎獨者也是故君子之敗也非恬之也敗而人
完之也道直而位黜者也害也非怵之也害而人名
之也讒行而身斥者也厄也非求之也厄而人榮之
也前黜之後陟之前斥之後直之者也獨也非幸之
也均壽不夭也人完之天久之名之厚之榮之枯之
也何也德貞則政孚政孚則人贊人贊則天利夫然
後名壽獲而寵錫繇矣斯躔之義也今夫玉無不知
其貴也然有擊而碎之者玉何罪也五穀無不知其
美也然有握而槁之者五穀何罪也騏驥無不知其
良也然鹽車困矣騏驥何罪也何也以在人也乃人
不知其在人也於是懼敗以求完位完而名輕矣又
於是躔道以干名名僞而厄及之矣又於是趨利以
避厄厄去而榮遺矣又於是巧冒以要榮榮獲而衆
棄之矣又於是委曲以來贊贊行而天殃之矣所謂

非其身必其子孫者也即有非殃也變也非天之定也斯不知變者之弊也於乎聞韓公者亦足以廉矣立矣或問韓公之德之政李子曰善而不之見謂之心盲嘉而不之聞謂之心聾見之而不審聞之而不悟謂之心惑欲知韓公者觀斯編也可矣

何公四圖詩序

并詩

何公曰予爲職方也使秦隴焉於是有出使圖於河南參政焉有旬宣圖太僕卿焉有考牧圖今都御史巡撫雲南焉有出鎮圖李子曰予觀何公四圖而區域情理之槩昭矣詩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川嶽盤

鬱河海爰會江湖之巨滇蜀之嶮嵬目匪心發之以才是故事優政敷蕃物阜財和氓綏夷邇悅遐來故旗牙輿馬鼓笳鞞矛之旌衛圖之不謂之侈餞紳祖綬雲滃霧凜檣馨播英驪駒是賡玉振金戛絲鳴竹咽圖之不謂之靡藻峻繪深千隍百城林谷蔽虧徑路迴縈星輶霜憶出有卹入有問圖之不謂之矜何也繪者象乎形者也詠者踊乎情者也庸者章乎功者也實者流乎聲者也政者實也庸者秩也故其圖尚參取諸易典叙則之書祖餞體乎禮吟歌效諸詩褒譽法諸頌協音比乎樂稱詩諭志則春秋之例回

路相贈則孔門之義於乎四圖躋哉遠矣

環環大祗職方是司省疆植民匪爾疇咨關塞逐
輜隴氛曳旗援還聚米虞笏畫之堂堂邊略西土
用資 右出使圖詩

湯湯河洛襟榮帶嵩隰於原沙易靈恒風振稿布
潤汝勤汝公厥穀離離黍苗芄芃有棠是紹簡在
帝衷 右甸宣圖詩

駟牡魯吟駉牝衛歌思既無邪心乎豈它物以人
出召祥者和攻駒載殷錦雲駮駮牧人乃夢維魚
罔頗 右考牧圖詩

秦收黔中漢通西南百蠻編戶華夷是察我公蒞
之玉化愈單獻琛錫貝驛寡停駉翡翠象齒猶睛
金蠶 右出鎮圖詩

萍會圖序

萍會圖圖 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膳
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
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
西南北也固不謂同 王官即知有王官知同地
乎夫勢無常形上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
西南北乎夫萍之未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飄風

過焉縈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
精以化神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
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
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
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
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
貌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
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
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為王官茲地覽
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寔安
沈危邦鮮甘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間
東平之譽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
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青荷檐以謀遷非穆生
逃則張衡去即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為
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
之謂也

代同榜序齒錄序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錄之
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齡等乃相謀為私錄而齒序
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錄乃

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錄之矣
汝復私錄之乎宇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
不能無者也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
天下有必義焉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者也如
孔子正名是也情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
如周公之於伯禽之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今一旦
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
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
不能無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者也是之
今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鄉愚懼
人之無義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義也齒之序私
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躋
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
也而實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其居官必
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
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教讓也長幼必
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
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
二月某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
錄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嘆曰嗟事有

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於禮讓慎莫大於厚倫諸生發軔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齒焉圖之守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之入之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好義又曰敬慎威儀經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空同集卷第五十一

空同集卷第五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序十一篇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詔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紓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

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
限年也有它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
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
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且主焉陝以東且主
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 天子不以且奠待
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
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
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
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復故
兵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

西者用其兼者亦以且奠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
踈位崇者危名高者妬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
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蒸制難乘利固險樹勳流
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
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
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
歸而且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
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
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
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

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懼也諸
寮佐則賡之曰文武言甫萬邦為憲言河與陝均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
成否由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矣久
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
也高墉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
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
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豸輟藩屏而
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邪予嘗與公

相屈榜中入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
栢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壑間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
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
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
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
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
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
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
靜者寡邪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滯漾沔登峴首躡楚
山望荆鄖攬襄鄧降觀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

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其俗獷蕪亡匿故其風雜鮮汰腴故其賦下頑而貧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馴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沉夏公有焉是地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畏者不知器者也由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斯而已哉代夏爲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贈鮑侯序

有馬于此咸良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曰齒未長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群爲空固不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暇矣蓋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撥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即夷以知險即少壯以知老長者知入者也即

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即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戡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藪盜而哨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擢而固不戡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漢西臬頡頏者也有參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駁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謙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怨而廉是故威威止固固生輯如是則何剽不奪何兇不消所謂蹶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侯使提三尺行龍沙鴈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奮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歛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哉予非伯樂倫也交鮑侯自其父矣嘗觀侯射于南郊又見侯饑而虎餐今又觀其無輕之也無侮之也無能損

之也於是知其必良也然不敢謂其群空也何也其
寮皆千里才也又皆長而歷險經變者也雖然汗血
之駒非渥洼不產觀鮑侯者于其父祖可也故松柏
之根不產花卉桃李之根不產桂菊者以各有種也

贈董公序

王沙董公之爲左使也一號令飭規畫嚴局鑰增範
防接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稽程入無滯
案平以濟允執以佐公廉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旬
月河藩改觀焉或謂董公簡質而退遜是古之遺良
也舉進士今三十有五年矣九命而至今官其爲政

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是故知公者謂簡焉已耳
而不知剽繁者具也謂質焉已耳而不知其內文而
外素也謂退遜焉已耳而不知其果之弗顧也是以
有疊疊之修而寡赫赫之譽也久矣乃今爲左使也
旬月而河藩改觀何也李子曰天下有愈試而愈堅
者抱乎真者也有愈遠而愈力者任夫重者也有必
專而後利者俟夫用者也利莫如湛盧使柄不在掌
即能陸剽犀兕水斷蛟蟒顧安所施乎故曰必專而
後利今夫千里之馬猶夫馬也設較材於越隙歷塊
之頃而汗血未珠電影未掣則駘鴛駟駟皆別之乎

故曰任重者遠而愈力又試才如試金百鍊而靡易
斯良之矣故曰抱真者試而愈堅董公入官者今三
紀矣九命而操愈堅予以是知其有真也然中書而
戶曹而參藩議而副臬使而復參藩政卿太僕進右
使而左斯其遠但千里哉然愈力也予以是知其任
者重也故今綰銀章握紋符裒然爲方面首前也疊
疊今也赫赫予以是知其專而後利也或曰董前爲
卿不專乎李子曰事有巨細地有要散董之專而利
者以長於要也曰若是地不有要於左使者乎李子
曰患其不專不患不利患其不要不患不專董之謂

哉

贈劉大夫序

劉大夫來參河省之政李子傾蓋與語相顧而笑莫
之逆也居無何大夫貳於浙而去李子喜又若思者
或問焉李子曰予高大夫曰高之者何曰高其績也
然有獲焉予少也蒙誦孔子六蔽之章感焉詩曰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六言無非德者患其不好耳而
患不學哉長而悟乃學然暮矣無獲也見劉大夫惕
焉觀其績慚焉已企焉魏乎莫之及也是故喜焉高
之也其離也思焉情也曰敢問大夫何學也李子曰

非古弗則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少爲之力長而益修
譬之饑渴飲食焉或歎則中熱面赤見善則羨而服
焉恒懼不與之齊也是故發爲藻華義經道緯探賸
鉤奧噴芳摘英如飫醇而挾其粕鮮不精焉故其爲
仁則難罔用智則不踰守信則靡害秉直則有容勇
之則助義剛之則破私故其出而仕御士則悅導民
則從講繁則剗計大則決析細則理猾畏其嚴宥避
其照狡伏其威斯皆歷試之績所謂學于古訓有獲
者也大夫自視欲如人望之固巍如矣予淺人也見
其人惕觀其績慚企其獲巍雖不高之不可得矣夫
緇衣改於旣敝杖杜傷於斯饑非惟起懷於好德亦
冀蓬麻之易扶也獲如大夫績如大夫巍如大夫使
侍孔子而遊其門則憂蔽之嘆不發於由而好古之
竊不於彭比矣乃今莫逆于傾蓋之頃而遽適乎江
海之遐來予胡得不喜去予胡得不思故情莫切于
思離義莫先于喜德獲莫大于攻蔽績莫難于歷試
所謂高而兼者人之上也於是効風人之義爲三疊
之歌瞻彼北山有雲洋洋日出曜之群龍載翔沛之
爲霖澤我萬方其悠悠南邦之子于邁蒸徒楫之旗
旒旒旒疆域是清波靡揚海其維南有山桂也冬榮

青青江蘭凌秋擢英馨香永懷回鴈春征

送石菴先生歸序

右副都御史石菴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上念之
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
詣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之
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
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
汙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
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
頌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

懼盈也又耻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去則聽
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
也於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
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
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
莫留好爵爾縻義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
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黃金錫歸杯酒釋
柄君亦豈謂臣汙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
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
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而

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幃代天子出而巡
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興革籌利害詢瘡
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
墉城畫廡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
雷行露濡霜肅斯其勞豈裘羔飾豹變蛇在公者比
哉蔣公且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令之歸何不可哉
優之之謂仁稱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
夫曰優之歸矣又庸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
務雖然竊又有聞焉天地因材以篤物聖人因才以
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後休平之治成則
奮勵之鋒歛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心也
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之清與
白吾君吾相知之它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贈閻子序

閻子既拜南部司務之命瀕行李子戀焉或問徐昌
穀曰閻之行李子戀焉何也嘗聞昵不言離昵莫如
骨肉之親次莫如友次莫如鄉閻李者同幽人也而
又友也異姓而肉骨者戀焉以茲乎徐生曰賢者弗
昵昵者弗永故骨肉非義久必殘友非義久必踈鄉
非義久必睽何也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久

則戀戀則難離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乎求者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求而易者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義而久者也人涉邛否邛須我友久而戀者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離而難者也故閻李者戀也義也非昵也李子之友聞之曰友之友吾友也吾聞古之離也聲諸詩凡以持久昭戀宣義而闡求者也於是太原喬子賦閻閻子之父憲卿也海陵儲子賦秦關重去鄉也浙王子賦亮閻國時有喪也柳李子賦關河濟南邊子賦郊月淞陸子賦金陵吳徐子賦虎踞昌穀子亦賦驅車之章李子曰喬之詩徐儲之詩雅王之詩宏李之詩舒邊之詩冲陸之詩徐之詩灑昌穀之詩蒼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夫因其友而友之不謂義乎因其聲而聲之不謂同乎同聲而因義八子者可謂善言離矣

周氏族譜序

周生衝修其族之譜成空同子觀焉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謀始者慎導從者簡布言者忠夫譜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

乎夫五者失一不足以訓人矧族乎何也族之于吾本一也合也世異則殊殊則散非此難導之從也言諄而不入述詳而不信若曰渠固妄而溢也何以諄與詳爲也斯不忠不簡不慎之過也何也無實而非據也周生之爲譜也邇其所可知非據乎書事必覈非實乎疑之必缺非慎乎導之以可行非簡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悖非忠乎夫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乎悖悖則不合自其不知有親也于是乎踈踈則不一不合則愈遠而愈殊愈殊而愈散斯非但族之罪也亦導之者非也周氏之子孫自是其無悖乎無悖則有尊矣其無踈乎無踈則有親矣尊親得而家之道不成乎斯譜之者之功也故曰周生知譜哉一譜而五善具矣

董氏族譜序

嘉靖五年董大夫來參河藩之議李子獲觀于其譜而語人曰董氏知家政乎吾于其譜觀也居無幾大夫罷歸卽其邑之東構東樓開書院群族子弟誨焉凡言之譜者罔不行之家也本于子聞之又語人曰甚哉董大夫似君陳也吾于其家之政知之也夫自大

學教衰也士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官政

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其罷也有不身謀者矣矧家之
政行也是以夫子憂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
是言也誰不之知也然未之有行何也其所厚者薄
未有不薄者也又其身官焉已耳罷則無所于歸也
夫董大夫者藩省之佐耳固非崇爵豐祿人也其仕
也念念其族而其罷也群而誨焉政不究于官而行
于家斯豈忘本務末者倫邪持之而靡懈久之而有
成非仲尼之徒而獲大學之旨能若是邪予故曰甚
哉董之政似君陳也以其知本也于其譜而知之也

琴峽居士序

夫美以類彰情以物寓故緣類以彰德則力爲有循
託物以寓情則怠心靡乘執循祛怠非志罔成故曰
士尚志故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琴之言禁也所
以遏邪而宣和者也昔者伯牙鼓琴也志在高山鍾
子曰峨峨乎高山志在流水鍾子曰洋洋乎流水斯
擬諸音者耳志以向之猶足警寓以彰類夫峽者山
之隘而水之激也實擊虛應不琴而琴入之耳而會
之心邪有不遏者乎邪遏則端念生和宣則躁心平
躁平則情一端生則美積二者由於琴而本於志故
志者完美而定情者也夫富貴導淫介胄起忿忿以

躁基淫由邪作劉子介胄人也爲錦衣貴矣兄弟世
祿富矣謂人曰呼我琴峽居士斯人者亦警寓彰類
者邪劉子曰吾燕人也嘗登琴峽之上目之岑巉聆
之冷然邪消躁蠲淫忿弗萌爰契吾志是故琴峽稱
焉號曰居士夫德成於警隳於怠是故是稱也吾亦
效夫警寓而彰類者也李子曰事異而同行者嘉乎
跡者也行異而同情者修乎中者也夫介胄之於俎
豆富貴之於山林判矣乃劉子則曰吾如此吾如此
者志爲之本也亦美之由彰乎故曰完美而定情者
存乎志警寓以彰類者緣乎物

柏崖春雨序

蓬溪有柏崖公者潛于崖處于柏登聞于帝錫之
擊帶封之御史寵之龍書耀不奪潛處而猶出也君
子曰柏崖春哉春哉雨哉厥子御史巡按大河之南
遇李子詢焉李子曰大哉君子之言雨也發之以時
配之以土篤物以受天之道也時以令春土以膏崖
物受于柏雨復濡之材成德食氣數適至驗之于人
譚公當之矣人必言天擬不遺類通乎大者故曰大
哉君子之言雨也夫均是物也而柏者體貞抱靈傲
寒縣齡昂霄棟宮何也莊周所謂松柏之受命獨也

記曰以其有心也夫土一也柏于崖則翠流光蕤神
朗秀輝者積石剛陽之氣柏所入也夫君子尚類者
以其心通也擬不遺物者以其命同也潛不求耀者
俟時而食者也氣數適至潤斯濡之矣其於人也則
雨之春也譚公驗之矣故曰大哉君子之言雨也謂
其天而人也巡按君曰續也侍我大人嘗竊覘之矣
莊默正固非貞乎鑿灼中度非靈乎弗渝弗疚非寒
而齡乎見義必爲弗難弗懼非剛陽之秉乎察東考
貞審靈諦齡非由之心而受之命能然乎雖然續疑
之矣材成而潛德處而弗食也李子曰天下有耀于
潛而處猶出者固不必身親昂霄也父我者誠棟也
豈必吾之自宮也傳曰栽者培之夫氣若數旣至之
矣予於是知譚氏之永春也永春者永雨天之道也
雖然苞室者必務基茂末者必豐本譚氏基數世矣
其鞏猶崖也本數世矣其深猶柏也甲科聯忠孝敦
前開而後承且四世矣其澤猶雨也夫其永也必矣
故曰予於是知譚氏之春也

空同集卷第五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序十一篇

贈李九江序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
歸乃進君江西右叅政歸自君治九江稔滑者浚浚
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
干也豪強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
違民好君執而不行讓言至君徃面爭然理勝爭卒
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厥不可

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愬者不上之也它非令不至于
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
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楨民之效也楨則不擾不擾則
民附民附君乃君懇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
泣涕咎君曰夫自走省人事迄今頽白蓋日覩十易
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摧則公銷公銷則明
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
則良者搖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是能有能爭非其令
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
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走日覩守未有不稱治

也君胡不少柰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
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
楚諺有之曰翦穠長穀言恩怨異情也故良者暴之
闇也威者猾之讐也太明則闇忌秉公則私惡抱廉
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
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䟽之倫談者尚焉故聖王
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
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善文章說道術
深藏闇穆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媒
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事變小則奉首鼠竄大

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廢之以渥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便履道知幾者勸哉

贈何君遷太僕少卿序

何君以河南左叅政而遷太僕寺少卿人曰高其地厥階縮重入乎或曰脫繁哉予曰後才也以嘗歷試然亦漸耳旣入必重庸君往予謁天官公會公自西來謂予曰頃觀子元清理西北馬有巨才云夫子元才誠巨使握大藩柄敷化而弘載民沆康乎夫馬之政一焉耳拘而簡以君遷不侵馬後民哉斯非請夫

馬者也馬之登耗國之舒蹙係之矣是故丘甸歲取圉事嚴矣數馬以對窶富占矣駉牝強衛斯臧興晉阡陌成群漢以張矣是以兵戎之事顯碩估閑詠者侈焉比足同色國者弗之捐也然古之人思寓馬必民也至有復其三卒免二丁者備矣而猶責之官何也政非人不行也故有張萬歲爲太僕而後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今監苑無陳堯叟勒石之功茶馬非李杞蜀市之嚴而編戶馬有文彥博難耕靡息之憂卒有急則太僕每發帑金市之民今之民非嘗復而免者也遇市則昂其直直昂州縣官必區畫副之一副

之而有不脫民者乎於是馬敝而民亦大擾故謂馬
之政一拘而簡謂君之遷優馬而後民者非諳馬者
也辯者曰何君前清理西北馬嘗糾勢官私田湖益
馬歲入約數千金行期年矣然卒弗行也於時君復
有馬政之章畧曰私茶不絕勢鹽不革馬卒不登亦
未聞措之行今卽遷茲官能使馬遽足而民靡擾乎
夫道以志行官以誠守時非逆度知之而弗白非仁
當行而畏縮非勇相幾審力智斯立矣以君才誠重
庸君夫奚往不可矣而但馬政哉君察方岳諸公以
君行也思有贈於君而屬予爲之言予非度時誠守
行志者也而從之言以鮑子知我也

送按察使房公序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
之衢以赴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
時有遇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
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及旣失之也則又率面目
無彩澤感懣懣悔中怵怵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
違者歟大抵脫屣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
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起乎三者視其官如塞
翁之馬孟敏之甌先幾勇止內無絳胃色不黯如窮

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碎美璧動情破缶而况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聒之曰榮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任丘房公爲河南按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

足以栖家人安乎公曰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公拜命暨還儀度徐暢若有所負而釋焉豁焉若有需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欲弗自勝譽其高然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真由諸心哉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著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休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而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若是者非公啓之而誰也故

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劇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
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瑄其先
也而居任丘實自關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
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然亦高
之焉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
日河南左使臧公偕左右叅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
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
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董四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

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
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峴岿劍峰指攢下
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凜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虫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
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
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
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鑣鴈門之衢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
之巉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
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年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

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然而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乎忠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細相屬立酋世長因其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繫大縻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宣明剔幽其庶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

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退而險焉虞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右副都御史孫公序

孫公爲都御史赴江西也以李子嘗官其地問厥宜李子曰僕鄙人也宜何知焉天不自政而謀人政者妄也不自陳而言勇則其言無稽敢辭翌日李子與客論天下之政而及江之西客曰孫公撫斯邦也境

內獄省乎蓋其人嘗爲刑吏矣以平名又錄囚斯也然斯邦也賦其允乎豪必自今摧矣自孫之爲叅政爲按察爲右使所政知之也李子曰竊聞之天下一政因地異施故政以位殊位由體立立體顯用藏諸其能是以米價之問智者瞋目牛喘下詢君子與焉故比條原情執而罔徇積乎而宛成者刑吏之事也懷矜剖疑義以斷例破堅伐幽錄囚者之志也公符宣委亟恤緩徵叅政之義也特明懸平靡屈靡撓重輕付之吏嚴民畏按察之經也協寅敷誠可否惟貞右使之程也糾邪敷端屹然岳安百度貞焉都御史之賢也巍威履仁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挈綱而踈目踣猾而矜拙巡撫者職也昔日子官江之西見右使者弗程也按察之弗經也叅者非其義行也私計曰撫臣必糾之然弗之糾也乃程也經也其義行也私計曰茲必敷之矣然卒敷之敷事巨曰三司如何咎也曰咎在攸司威武臨也若罔知聞也斯非鎮危立利任怨而輕去之道也及覘其日爲則簿焉書焉瑣焉屑焉矣耳故刑貴親太親則煩賦貴親太親則勞兵貴親太親則劇心煩身勞益之以劇則威不巍自用遺人則仁不廣仁不廣則拙不容威不巍則猾不

伏此所謂下行諸司務目而拋綱者也古之大臣不由也客曰某聞之君子異位而同功殊體而均効言有本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言無往不可也孫公之撫江西也予謂其獄省而賦允也非欲其太親之也自程而後程人之程自經而後經人之經也經以立程程以擴義義以定志志以幹事則何豪不之摧矣豪不奪則民志一民志一則重犯法重犯法則獄省獄省則賦可允賦允則盜賊不作盜賊不作則兵戢而無用此大臣之業而巡撫之良也故曰同功而均效者此也越二日左

使臧公偕諸寮來謂李子曰孫於君同年進者也同郎屬而嘗又共巷居其行也能無言哉於是李子以客問答語告臧子而臧子乃遂以李子之言告孫子孫子曰夫敷其義而弗指其事而顧宏厥辭李殆以言諱乎雖然非妄言者也厥言有稽矣

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

大臣之出而鎮也必在畿甸之外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是也方伯之國去天子遠故不可不有出而鎮之之臣出而鎮之不可不假激揚繩糾之權故又不可不名之監故監者主控遐固

外顯寧而莫危者也今真保諸府猶古三輔之地所謂王之畿也乃奚取諸監而使之鎮也此救時而順勢之道也政要曰靡一一之又曰持衡之勢重則昂夫建本者未有不崇乎培者也今使之鎮而取諸監者非欲畿內地昂且崇哉直隸之府不相一非方伯國埒也勢不得更無監故置監者又以一之耳此所謂順之也順勢以置監而監非方伯國埒之地則其體孤懸畿內近天子則美醜易達一分以崇本重邇以昂化非假之歲月不效故監直隸府視他方難也是以天子不易視監而監亦不敢視已易此臧

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茲獲歟昔高皇帝置監也專任御史巡未始煩大夫也至今議者每私謂巡撫之官非祖制斯見弊而不見時者也被徒以彼非便宜材也利已靡任怨日俟俟冀轉擢遂以為不必煩而不知按者守怕者也撫者濟通者也怕者一於法通者兼乎化且今之撫者誠如召之陝以東異之關以西也亦何寧不之顯危不之奠而矧遐與外之足憂也夫真保諸府古河朔之域而武悍之國也西臨阨塞三關據焉已已之變賊嘗抗刃飛狐而飲酪倒馬矣日者流賊之起也夷怕山之堞而焚易水

之臺者幾矣是其地內而外邇而遐者也與古之畿
例異而事兼夫以昂化重邇崇本一分爲已任而益
之以內外邇遐之兼此臧公監他方請屢抑而獨監
茲獲歟古人有言曰圖治於難言不可不慎也今以
臧公才望此官此地然常自曰天子不易視此官
此地某亦何敢此官此地易行也可以側耳風政矣
先是孫公以右使爲此官江西臧實偕群寮屬予文
乃予今不得不文於臧者其義猶孫也

送童公赴京尹序

童公之爲順天府尹也以河南左布政使府於省體

亞尹視使品殿然非名使罔尹擢非大名使即尹罔
北也斯非內重外輕義邪童公之爲左使也幾三易
年矣擬擢公都御史暨卿者屢矣乃竟擢公尹又北
也非以公名使又大者邪天下之勢地近則難制荷
重則難力體雜則職易撓順天者古京兆之地而尹
猶古之尹也輦轂之下焚糾盤錯動于貴豪暮謀於
幕朝誼于朝所謂河南帝城當近臣斯謂近而難制
民之受病譬如木蠹朽自內始勞者欲息瘵者欲瘳
禁邪祛害一起同俗邦畿旣熙四方是承厥機惟尹
尹之輕重畿甸以之斯謂難力夫尹卿相之次也簿

書期會猶云有司故其體差異史云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專而治者也今之尹若是乎斯謂難職處三難之地誠非大名使不可而以任公則公之素不推可知矣予嘗竊論天下之政惠流威立信執義斷非通弗濟有容乃大故體心悉情布慈敷溫猷朴靡施此可言惠而不可謂之威端嚴廉厲望之肅如邇慄遐懼此可言威而不可謂之信令行禁止畫一靡移此可言信而不可謂之義破幽剖疑不吐不茹苟有弗合死生以之此可言義而不可謂之通曲成委就從之弗失已違之弗取怒此可言通而不可謂之容法坤之藏準師之畜含垢掩疾不動聲色綱舉目清有斯六善而後三難可行也何也尹也者卿相之次也故其器常患不洪然猶有司也故其才常患不通而又益之以義信兼之以威惠此天下之良也童公有焉尹不足爲矣公捷爲人也以進士歷都給事中叅政左右布政使擢今官云公之擢今官也三司諸大夫飲餞于公分燕于私備矣已而相謂曰伯叔倡和載之詩回路相贈述之禮言昆弟友朋非言莫申也夫寮也者義猶昆弟分則友朋者也於是相率徵言于李子李子曰夫童公者予知之素矣是卿相之器

也有六善焉尹無難爲者矣

送陳公序

陳公以河南按察使而陞山東右布政使指訊鞠典
敷布遠刑獄就錢穀去糾擿司科催前以法今以教
法主義教主仁是陞也階崇而職異矣於是有問李
子者曰君子有遺慮智者無兼能陳公固才臬將復
才藩乎李子曰考來於往察隱於彰故往者來之證
也跡者心之應也陳公嘗爲令矣才令也爲御史矣
才御史嘗按察副矣才按察副而又使矣而又才使
則今不才藩乎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

功異功而同心故藩臬臺邑者位也卑崇相承寬嚴
以之者體也仁宣義決視履熙載者功也然發之才
而由之心故跡者心之應也夫牛羊之於人末也昔
者奚飯牛式牧羊也移之官矣以秦霸武爲令才斯
何也通也通斯同同斯功矣是故邑可也臺可也臬
可也藩可也如孔子委吏可也乘田可也中都宰可
也魯司寇可也斯所謂證諸往者也不然必自計曰
吾奚藩奚臬奚臺奚邑官至而後習斯學養子而嫁
者也故同者由之心者也異者卽乎事者也功者證
乎跡者也體者存乎位者也通者貫乎一者也問者

曰若是則陳公進而卿不爲名卿乎李子曰名卿哉
曰名相乎曰有本矣

何公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序

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我土再歷年乃有今命蓋出臺
而就曹輟綱維而佐水土者也以階則六佐爲崇以
官則司空古列之三公以職則今散而前要以地則
北重而南輕矣是時何公年將耆尚未子會又喪其
夫人乃公懇疏乞歸或問李子何公歸允乎李子曰
弗允曰奚知其弗允也曰以公之德之功知之竊聞
之爲而靡撓之謂執同而罔隨之謂介小而容之之

謂恕存而念之之謂厚諾而終之之謂忠先而鑒之
之謂遠優而俟之之謂大斯七者古所謂德之經而
政之所由行也是故是人也治朝之所必庸是以在
下則陞在上則旌在野求之在位明之夫何公者德
而位乎上者也方將明之歸何可得矣在乾之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皇帝繼統也乃夙夜思德
焉庸而慮之曰爲矣撓乎同矣隨乎小或罔容容者
厚乎厚者忠乎忠而遠乎遠而大乎旣見之而庸之
矣八坐克矣乃又慮南有位焉若曰不仍虛乎若是
則何公者即懇疏乞歸無允之矣或又問功者何也

李子曰竊聞之政外無功故執則法立介則類分恕則愛擴厚則悖積忠則衆附遠則器洪大則量富量富則大事斷器洪則承荷堅衆附則易使悖積則易親愛擴則惠澤流類分則善惡別法立則紀綱修以是臨民無往而非政以是爲政無往而非功矣故曰政外無功曰日者齊寇犯我東鄙也飛箭滿眼炎燄晝赤淮泗河洛之間詢詢如焚而公乃仗鉞即戎指揮而平之斯所謂折衝尊俎者也及其明之也乃水土焉寄何也李子曰君子之政始諸身以加諸民曷爲弗成曷用弗功詩云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是也何公嘗爲縣矣而縣焉成嘗監察矣監察有聲爲郡爲臬爲藩矣以郡以臬以藩名斯足以觀政矣何也德爲之也故忠其衷也厚其徵也恕其行也執其操也介其節也遠其期也大其規也斯古所謂德之經而公之政所由行者也是故重輕之者時俗之論也南北之者急要之心也 明天子固且 詔公入矣公行之日三司群公餞之郊公曰幸問言於李子於是群公乃造問李子而有斯序

贈翟大夫序

翟大夫者河南按察司副使翟子也翟子爲給事中

也効章怒樞要坐是出補僉事僉事雖大夫然銀青而諫垣出是官也時眼恒卑之於是人咸謂翟子危或教之曲解乃翟子則顧毅然曰得不得命知不知人非其道以求之君子不爲也况陳之未必得哉居無何樞要者去於是翟子進副使階中順易銀以金換青爲緋褐蓋驄馬英英赫赫奕如而巍如於是人則又咸爲翟子賀乃翟子顧又歛然弗之居也曰夫君子之諍也非以捷徑也其進也非恃幸也是故居盡吾職焉已毀譽何知吾量吾力焉已進止聽之故法者不任所以出入君子不低昂以徇時是故翟子

邦也吏嚴而民降罪之靡寬訟者寡怨行之三年今問彰顯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或問翟大夫何以賢也李子曰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故氣者稟也質者成也貴者徵也今天松柏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折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爲物也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質至也是故天下之言貴者未始不之歸也故詩曰金玉其相傳曰金聲而玉振之夫文孔者古之大聖人也而贊之者必曰金玉金玉固知二物者天下之

貴也夫翟子者誦法孔子者也又伯自曰文王我師以是觀之殆有真貴矣人也其質至也其氣浩矣夫是則翟大夫之行焉已大夫某名某字號青石子昌邑人也其爲副使也則嘉靖二年夏也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爲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潛洞戒否旁燭寃幽見之苟真颺激山屹利害罔移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然聲跡泯焉坐竟日默如也斯何也天下有大通焉觀

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爲職者也卽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曰士讀易乎觀之爲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爾惟風傲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

無道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
燭愛乎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爲風
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
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然河洛也厥方狹矣
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
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
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
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
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空同集卷第五十三

